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鍳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文紀卷十八

明　梅鼎祚　編

劉囂字重寧長沙人歷太僕司空

上靈帝立宋皇后奏

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今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

介祉詩云千禄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覽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譔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楊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太尉震孫秉子歷位司空

上靈帝論青蛇災異疏賜侍講靈帝於華光殿遷少府光禄勲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座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

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闘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

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手書密諫靈帝疏賜熹平五年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帝好微行

游幸外苑賜復上疏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

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絶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蜺妖對奏 賜復拜光禄大夫光和五年有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引賜及議郎蔡邕

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乃書對甚忤節等邕坐直對抵罪賜以師傅恩得免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

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宫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
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説以蟲篆小
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説旬月之間並各拔
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
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
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
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

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諫造畢圭靈琨苑疏五年冬賜拜少府光禄勳復上疏奏帝欲止以侍中

任芝等諂言

遂令築苑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推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

與王允書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歷司徒誅董卓為其黨李傕所殺

允為豫州刺史破黃巾別黨於賊中得侍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深切責讓讓由是怨允譖之於帝詔徵允治罪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徵賜為太尉與允書何進請得減死

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漢紀○范曄後漢書賜不欲允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悪難量幸為深計

袁隗字次陽汝南汝陽人歷位太傅為董卓所誅

與人書

趙瑤在緱氏猛虎斂跡百里均耳叔平何難華陽國志○按華陽志趙瑤字元珪琰字稚珪南鄭人凡七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始為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亦不言

袁趙為何尺牘作袁隗與人聊從之○欽跡一作歸跡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仕府丞去官忤中常侍曹節從子東郡太守紹收考死

上靈帝陳得失疏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對策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弼應詔上封事左右惡之出為廣陵府丞○志作熹平元年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

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内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闥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絶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邉境日蹙兵革蜂起自

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兹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歷遷少府大司農以忤宦官禁錮歸田里

上靈帝言災應疏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言災應奐時拜大司農上疏上深納之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

伸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隂氣專用則疑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内默默人懐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宫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奏記司隷校尉段熲

奐前為度遼將軍與頰爭擊羌不平及頰為司隸欲逐頰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頰　頰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邱山之用此淳于髠所以拊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

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賓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究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使為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後漢書○漢官儀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故頗稱曰州將焉

與延篤書奐為使匈奴中郎將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四歲復拜武威太守按書京師有禁急之語疑是時與篤書

惟别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為兒車所礨中為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厄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氷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慘洌剝肌傷骨但此自非老儨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衆難聚集不可一二言也聾盲日甚氣力寖衰神耶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藝文類聚

延篤荅張奐書

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並藝文類聚○離書鈔作惟言作憶惠書盈四紙作惠紙四張三復作反復○選注引與奐書云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

又與延篤書

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邪初學記

誡兄子書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燉煌有

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為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宋季文書

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其道光明奂以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與陰氏書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報崔子玉書 永壽元年奂為安定屬國都尉擊南匈奴瑗以順帝時卒此疑與寔

今月三日舉家來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 並藝文類聚

與崔子真書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瑗子

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錐鋏楯如

榆葉羖羊一作牾錐鉄一作鐵錐○選注引與與崔元始書云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呑聲○又與崔子書

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與孟季尉書尉一作衛

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日損並太平御覽

與許季師書

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饑渴之念豈當有忘選注○選注與屯留君書

氣厲流行傷賢害善○與公超書下筆愴恨泣先言流○張楷字公超

遺命光和四年卒諸子從之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纒以纊緜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窀續漢書作穿）

張芝（字伯英奐之子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

與太僕朱賜書（賜杜陵人時稱上書）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

故芝嘗與襄同郡太僕朱賜書○王愔文字志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三輔決錄注襄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襄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王僧虔名書錄羅暉趙恭與芝同時見稱西州衆頗惑之芝與朱寬書自白

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藝文類聚）

與朱使君書

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後漢趙一非草書云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云云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

矜伎賤彼
貴我哉

與李幼才書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伯英與李幼才書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三輔決錄注

張昶字文舒芝弟並善草書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文并書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

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
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受
璧秦胡絶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
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袤奇蟲山經
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覲方后而考禮
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葢所以崇山川而報
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彊國攝其祭奉
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

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

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之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閿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御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

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叅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后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霑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歷北中郎將遷尚書

獻大將軍竇武書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桓皇后父拜大將軍封聞喜侯武援立靈帝初秉朝政朝議欲加封爵植布衣以武素有名譽獻書規之武不能用

植聞㢡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慼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

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渤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後漢書○初學記引盧植奏事云王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

德德均決之以卜筮所以承先祖也

論五經文字書 熹平四年植以疾去九江太守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後拜議郎校經東觀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

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光和元年日食上封事帝不省

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慧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寛明近色信

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𠫵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税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

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
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
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
細微

酈文勝誄北堂書鈔

自齓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奥爛有文章箴縷百
家

奏事 初學記

后妃者所以郊天祀地祇奉祖宗外以肅恭明神內以率正九嬪理陰陽者猶天之有地陽之有陰

奏事 北堂書鈔

邱明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趙祐　畢整

請追尊虞大家陳夫人奏 續漢書孝順虞大家孝沖皇帝母也遺沖質俱天政在梁氏故與質帝母俱抑而無號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畢整上言上即

日拜大家爲貴人陳夫人爲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就園授印綬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孝冲皇帝母虞大家質皇帝母渤海陳夫人皆誕生聖帝未有稱號今遭盛明當以母氏載序外戚朝廷之恩臣子雖賤尚有追贈況二母見存而徒曰大家夫人非所以示後進母以子貴之義後漢紀載

畢整疏云孝冲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髡㱚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以示後世

曹鸞

訟黨人書後漢紀靈帝熹平四年鸞為永昌太守上書訟黨人有司奏檻車徵棄市

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和海

論黨禁奏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靈帝覽悟黨錮自從祖以下皆解釋

禮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

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

李咸字元貞汝南人歷位太尉在朝忠清

竇太后宜祔葬宣陵書後漢紀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事泄被害遷太后南宮及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靈帝以為太后所親立發喪成服而節等又欲别葬太后馮貴人祔桓帝公卿更議皆從廷尉陳球議奏御乃定○范書小異祔

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疊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

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内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歿矣
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
繫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
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存既未蒙顧復之
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
事不相逮而恚武不已欲貶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
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后不謹陷幸郎
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

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先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始皇之悟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為刀鋸所裁

同前 後漢書陳球傳云詔公卿會議太尉李咸時病乃起擣椒自隨坐者數百人各瞻望

球操筆下議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與臣意合曹等以梁后别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為比持不可咸詣闕上疏帝省奏乃定○按此疏在議後紀則書在議前此為球先發紀為咸先發而河南尹太尉官亦不同

臣伏惟章徳竇后虐害恭懐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

宣陵一如舊制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歷永樂少府為宦官所害

竇太后配祔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

勸劉郃書

球為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鯈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陽球小妻程璜女宮中用事節等頗聞知因白靈帝郃等嘗與藩國交通又受取狼藉皆下獄死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

平可翹足而待也後漢書○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歷司隸校尉徙衛尉忤宦官曹節等誅死傳在酷吏

平原相教球初為高唐令以嚴苛郡守收舉會赦見原後歷遷平原相出教郡中咸畏服焉

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

奏罷鴻都文學疏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用州郡三公舉用辟召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球拜尚書令奏

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

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劾中常侍王甫太尉段熲奏 球光和二年拜司隷校尉詣闕謝恩會甫沐下舍球奏甫及熲收下獄甫父子併死杖下

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姦邪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渤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

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

審忠字公誠梁人仕郎中官官誅後辟公府

上靈帝論朱瑀等書瑀初為長樂五官史與中常侍曹節等害竇武陳蕃並封侯瑀更封華容侯光和初連災異忠以為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不報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業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

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月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絶妄言之路

張鈞

虎見奏光和三年夏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鈞爲中郎將上言

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隷皆訛言也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爲禽剛猛强梁之物

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為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尅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後漢紀

論十常侍疏是時張讓趙忠及夏惲等十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黄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靈帝以示讓等皆乞自致洛陽獄詔視事如故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

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盗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後漢書

陳雅字伯臺成固人終巴郡太守

諫用閹宦用事疏雅靈帝時為諫大夫上疏不納出為巴郡太守

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冲和熹太后兄大將軍鄧隲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隲安帝登遐黄門孫程又殺車騎

將軍閻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單超等共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即祚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勲等欲誅宦官絶其奸擅盡忠王室建萬世策機事不密為中常侍朱瑀等所殺此即陛下所見今宦官强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内怨望妖孽並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尚可以安奈後嗣何華陽國志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歷漢陽太守與賊戰歿

上靈帝論宦官疏燮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賊張角燮素疾中

官既行上䟽官者惡之及賊破功多以譖不得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

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涼州不宜棄對　樊拜議郎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燮

廷叱烈可斬尚書郎奏劾爕靈帝以問爕爕對由是朝廷重其方畧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

勁甲堅固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傅幹字彦林小字別成燮子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王命叙

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叙于詩書天之歷數昭馬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

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

世祖撥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

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

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

兆民為神明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勲

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桀見二祖無

尺地之階為專智力乘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

有真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

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强如共工威如
夷羿然皆從分横裂為天下戒況淺智小才勇不足畏
强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
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邱垤之資不成太山之高魚鼈
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當王莽
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羸糧間行
進其策謀遂荷疏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蘇秦蒯
通之業周旋蠶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

矣禹弃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援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

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搢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輿嘉禾滋于邑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沲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諱彊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興廢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

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思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藝文類聚

皇后箴

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于内頑嚚輟暴辛亂妲已共則情悅牝雞亂晨殷祀用絶孝成寛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

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愔常出所愛是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于內

肉刑議

葢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割之制至於鑿顛抽脅烹煑之刑衛鞅所述爲非咎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

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畧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不識事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藝文類聚

與張叔威書張猛字叔威奐子歷武威太守

吾與足下義結素執恩比同生太平御覽○素執初學記作紈素○北堂書鈔幹與蘇文師書六經爲庖厨百家爲異饌與與延篤書語大同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歷廬江太守

諫鑄銅人斂錢書康光和初累遷桂陽樂安太守時靈帝欲鑄銅人乃詔調民田畝十錢比水旱傷稼康疏諫內豎譖康援引亡國大不敬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解免歸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刑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

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主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程包

征板楯蠻對光和二年板楯復叛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天子欲大出軍

時征役疲弊聞益州計曹考以計

畧益州計曹椽程包對靈帝從之

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為業立功先漢本為義名復除傜役但出賨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羌數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絶若線後得板楯來虜死敗殫盡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遑遑復賴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為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雖授丹陽精兵亦以板楯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并凉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顒

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於奴婢箠楚隆於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寃州郡牧守不理去闕庭遥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於賦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能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僭號不軌但選明能牧守益其資穀安便賞募從其利隟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曰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陳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

華陽國志○昔羌入漢中雖
書云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韓說　蔡較　劉洪　陳調

推驗月食議太初歷推月食多失四分永元中
用蒙公乘宗紺法至熹平三年率
先歷食常山長史劉洪上七曜術詔屬舍人
馮恂等課效而紺孫誠上言受紺法術當復
改今年十二月當食官歷以後年正月到期
如言拜誠為舍人光和初誠兄整上書言史
官廢誠正術用恂術不正詔下太常詳案注
記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
蔡較右郎中陳調及洪時為穀城門候平議
難問恂誠各對耽以說等議奏聞詔可遂用
洪等施
行誠術

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為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辟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異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

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歴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

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歷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為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

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宗室專精天文數術應太史徵拜郎中與蔡邕共述律歷記為

曲城
侯相

對月食注奏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歷河平元年月錯以已巳為元事下太史令脩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勑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歷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脩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已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

推元漢巳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歷校三光之步今為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歷興廢隨天為節甲寅歷於

孔子時效巳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固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二百改憲之節甲寅巳巳讖雖有文畧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巳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以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

見食二事按漢習書見巳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巳巳前巳施行效後格而巳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巳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

許氷

上靈帝書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氷上書

武庫禁兵所在焚國之禁爲災深矣初學記

黃翻

上言翻靈帝時為遼西太守

海邊有流屍露冠絳服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嗤者皆死博物志

張温字伯慎穰人累登公卿為董卓所殺

諫徵朱儁疏儁初為右中郎將討黃巾諸賊破平之遷鎮賊帥趙奏徵儁司空張温上疏靈帝乃止儁擊斬弘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以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

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何后兄初拜郎中歷大將軍謀誅宦官敗殺

請王允書允字子師太原祁人歷豫州刺史擊降黃巾數十萬於賊中發張讓賓客書疏忤讓一月再徵詣廷尉進為大將軍與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請得減死論

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

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

薦董扶表

益部耆舊傳云扶字茂安學數經究
極圖讖累辟不就進表薦靈帝徵拜

侍中

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勑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

請永樂太后遷宮奏

靈帝何后生子辦王美人
生子協帝母仁孝董太后

自養子協勸帝立為太子何后恨之未及定而帝崩及辯即位何后弟進為大將軍與董太后兄子驃騎將軍重權勢相害進及弟車騎將軍苗等上奏遂收重免官自殺董太后憂怖暴崩

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大僕封諝等交通州郡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輿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

諒輔 字漢儒廣漢新都人

禱山川辭 搜神記輔為廣漢郡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椽出禱

山川乃積薪搆火將自焚焉至禺中雷雨大作世稱誠

輔為郡股肱不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令天下否隔萬物燋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為民祈福曰無效今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

張文

上言災異疏 漢名臣奏

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擾之 闕蝁

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
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尊榮則虎食人
辟歴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
類聚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
宜勅正衆意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
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
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叅堯舜之聖
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

史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高賜

論劉嘉趙世奏蔡質漢儀正旦百官朝賀嘉及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

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

呂强字漢盛河南成皐人初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宦官趙忠等構殺

上靈帝陳事疏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强為都鄉侯固讓聽之上疏

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

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按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

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絶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宮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

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塟踰
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
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
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
欲之潄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
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
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

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隷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

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頬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諫貢獻疏靈帝多稸私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强疏諫不少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隂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獘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

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勑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玭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玭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玭為責

蹇碩中常侍

遺中常侍趙忠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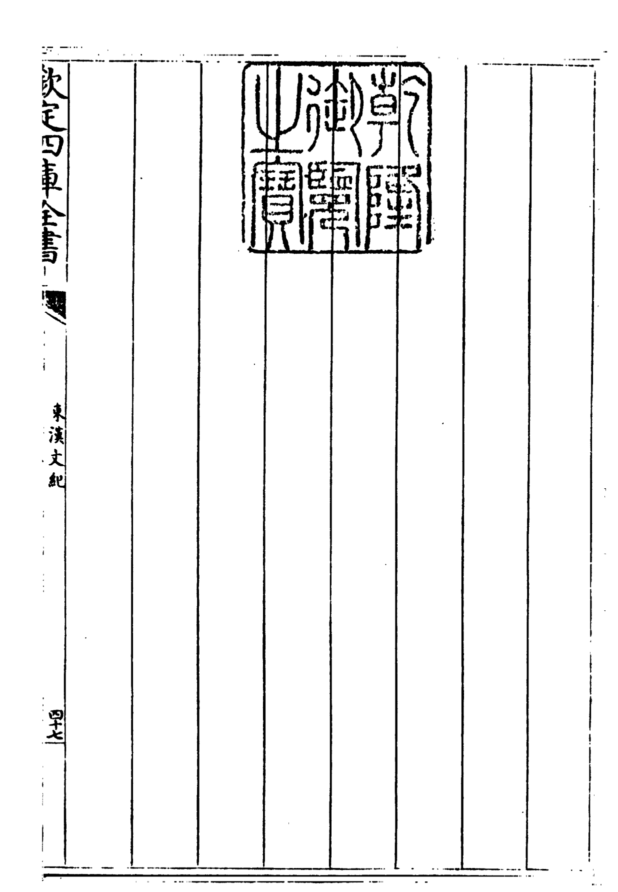
靈帝何皇后有寵兄進為大將軍弟苗為車騎將軍久居重權蹇碩欲誅之謀不行及帝崩太后臨朝何進輔政乃以袁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從弟術亦尚氣俠並厚待之碩時為上軍校尉疑不自安與忠等書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親信何氏以其書示進進收碩誅之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後漢書

與中常侍趙忠宋典書　漢紀

靈帝崩何皇后子辯即帝位封弟協為渤海王初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碩以辯輕佻不德二舅好修虛名懼不能安社稷欲誅進等立協與忠典書忠典以碩書告進下獄死

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內官以碩有兵尚且沈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


乾隆御覽之寶

東漢文紀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周　桐

東漢文紀卷十九　　明　梅鼎祚　編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作為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坐上書徙朔方後董卓召拜侍御史歷尚書卓誅王允収邕下獄死

與何進薦邊讓書　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累官九江太守為曹操所殺進聞讓才名微署令史邕深敬之以為宜處高任乃薦於進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之權妖冦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届勝先擒馬

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兖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已寧萬國兆民莫不頼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髪舊德並為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成伐柯不遠之則齠齔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間不游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逐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

衒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持内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為限長幼為拘若復畢從此郡選舉例似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

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悁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佐煎熬臠截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吏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王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為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寢羸匍匐拜寄不敢須通蔡中郎集

同前後漢書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替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

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瑋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顔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茍堪其事古今一也（世說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

嘗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
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辭郡辟讓申屠蟠

蟠家貧傭為漆工邕深重
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漢書

徙朔方報楊復書

邕靈帝時生上書下獄減
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

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

從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段公路北戶錄引載

楊凡牘載蔡邕徙朔方上書云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按蔡邕別傳邕昔作漢記十意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此特剛前數語本上靈帝書載入非

與故郡將子橋伯尉書

知郡將枉屈麟鸞奉計王室計一作法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並北堂書鈔○焉一作然中一作間）

與人書

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跡可以當面（初學記○跡一作疏）

書

大官令職役煩碎非文雅所使也（北堂書鈔）

又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人室家也今者

一行而犯其兩

又

邑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豆並太平御覽○右二條未否是書

幽冀刺史久闕疏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復有三互法禁制轉密熹平中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為議郎上疏不省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

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饉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

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孤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内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侍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

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為兾州刺史安國徒隷置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薄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獘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

慺慺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陳政要七事封事 靈帝好學引召諸生能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待制鴻都門下多無行趣埶之徒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皆除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風霆災異觧卑犯境役賦及民制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帝乃親迎氣北郊行辟雍禮宣陵孝子悉改丞尉焉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

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

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廱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産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輙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

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項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懽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

忠謇宣聲海内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别白黒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龎芝凉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懐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黙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

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来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

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
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
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舋故
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
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
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

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答詔問災異八事光和元年妖異數見詔召邕等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帝覽嘆息節竊視之宣語左右皆為側目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内南辟帷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䶬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

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
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為對臣學識
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
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
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
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
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

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隂背主又曰五色蜺迭至
昭於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
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奮
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闗機之内衽
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
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
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内寵任忠賢決毀譽分直邪各
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所救

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

或為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

上殿與中黄門桓賢晤言相往来不得入遂亡去不知

姓名臣聞凡人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

八月男子王襃衣小冠帯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

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

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簒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佑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為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竝湊强盛也建大中之道

舉賢良而寵禄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宫侍中寺閒雌雞欲化為雄尾身毛巳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為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黄龍元年未央宫輅軨中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是歳封后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

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
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
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
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
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
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
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為患灾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
髮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顔氏之子有過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曰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襪甸於供御則其救也志注陽微則日蝕陰勝則地震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當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則有休慶之色

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强國弱弱國强皆有失政
又失道而見是為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
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
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
為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
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
出息不急之作省賦役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

鉤省别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後漢書詔問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内崩潛潭巴曰出宫戹自墜諸侯强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宫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强凌主之

漸率由舊章以變枉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詔問曰朝廷焦心聞灾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奥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奥退食在公非臣螻

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亦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為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

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宫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為玉所進晴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

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勲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特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災之故為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愊

剛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

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絶之側身踴躍思惟萬幾以荅天望以濮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王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封事二條集不載

臣聞天降灾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

上日微傷書熹平四年

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後漢書注

被收時表初邕與司徒劉郃及叔父衛尉質與將作大匠揚球並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璜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欲中傷郃詔下尚書詰狀邕上書自陳收邕質下洛

陽獄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議郎冀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又託河内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

閤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卻
㭍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
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
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出命忘軀不顧後患遂譏切
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荅上問救怪異為陛下圖康寧
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
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
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

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為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日横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以快言

事厭副其心誠冤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為虀楚所廹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飡為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上後漢十志書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遭事未成及徙朔方上書自陳因奏所著十志帝嘉其才高赦還本郡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

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

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穀門復聽續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邑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過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

臣頗識其門户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録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歴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汪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

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絶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絶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謹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

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

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

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

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

壐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

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

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朔方上論渾天書時閹官用事邕議不行

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𢈔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絶勢路無由宣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意宋書集不載○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表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夐稱孝子平邱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殁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輙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

皆合臣即名來見末年十四歲顔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

東宮張仲孝友侍在左右周宣之興寔始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況末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殄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末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邕頓首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

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譏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攖討即起家拜為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夏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

盛行演化凶悍使為懇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雝之美臣以頑愚忝汚顯列輙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表

臣其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丕誕

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於大雅蕭曾丙魏載於史籍國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羣下權在妻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遘難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社稷傾危太尉郿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

持卓勢奮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
河津身率輕騎長驅邛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
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
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
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嘉寵
之至下乖羣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勳也惟陛下
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

勝大願謹陳狀臣邕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讓尚書奏董卓為司空辟邕補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台

臣謹按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阼奸臣嬖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郿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充倫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千秋識不狎練加以新来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墻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舊典入録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熹已歷九列侍中魯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位微賤特畢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

屏營無顔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讓高陽侯奏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還都長安封高陽鄉侯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户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怳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

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寀
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倫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
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倫郎將
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
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
録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
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
曠絶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

憋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

使黄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還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録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

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烜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忘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昻厲以躡高蹤以

詩人斯亡之戒覩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䡝帶至德元功器量宏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茸闒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邶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户書籍紀之以為異美夫人君無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戾飾虛以距上旨疑确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巴郡太守謝版 邕由尚書遷巴郡太守復留侍中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惶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録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為衆所怪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澁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闥登踏丹墀承

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棋石枰蓮香瓠子黎餳汁器圜爐諸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敕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踧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遠江山修隔項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

臣以禎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傾汚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肋絕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表賀録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内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録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録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參以亡為存

行以存為亡錯奏謬録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収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讐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辭金龜紫紱表詔賜陳留蔡邕金龜紫紱謝表

邕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庸體之所能當也漢末雜事

東漢文紀卷十九